

孙元 著

陈丹青 序

寻找孙佩苍

「孙佩苍是我去世七十一年前的祖父，
寻找他的历史痕迹始于2007年，
那年我已六十一岁……」

GUANGDONG UNIVERSITY PRESS
广东开放大学出版社



1594

-12868

寻找
孫佩蒼

孙元 著

陈丹青 序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寻找孙佩苍 / 孙元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5495-5126-2

I. ①寻… II. ①孙… III. ①孙佩苍 (1890 ~ 1942) — 生平事迹

IV. ①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3308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www.bbtpress.com

出 版 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 010-64284815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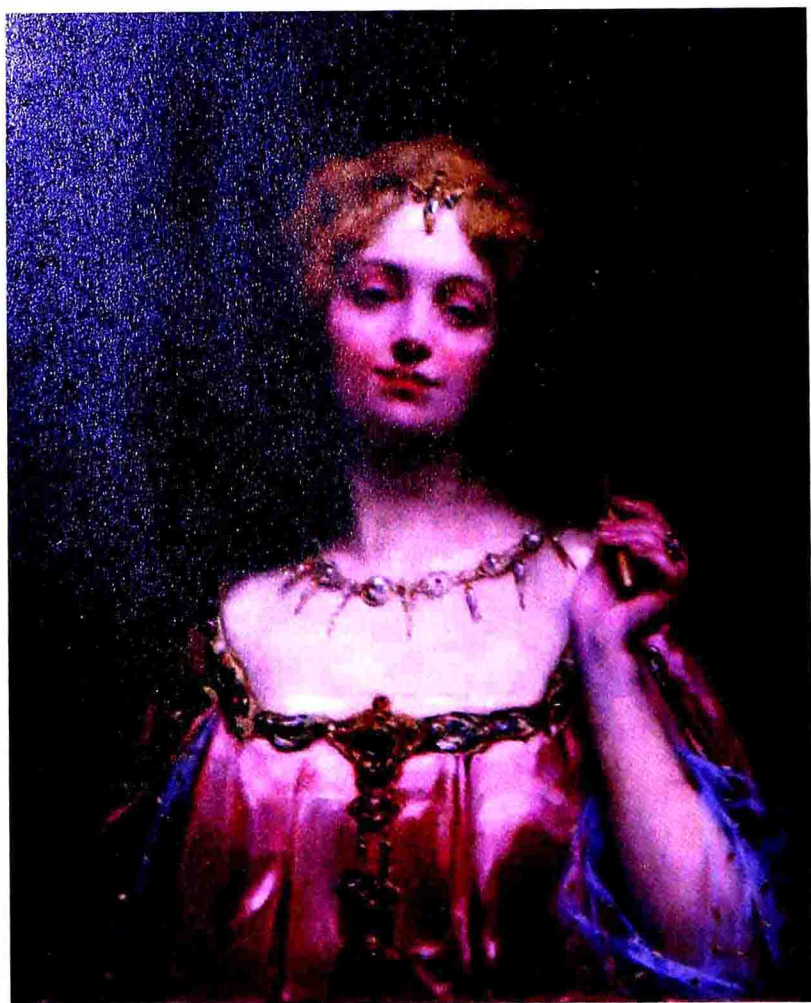
开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张: 9.625 字数: 95千字

2014年4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塔鲁斯 (Adrien Henri Tanoux) 作品，那薄如蝉翼的袖口最吸引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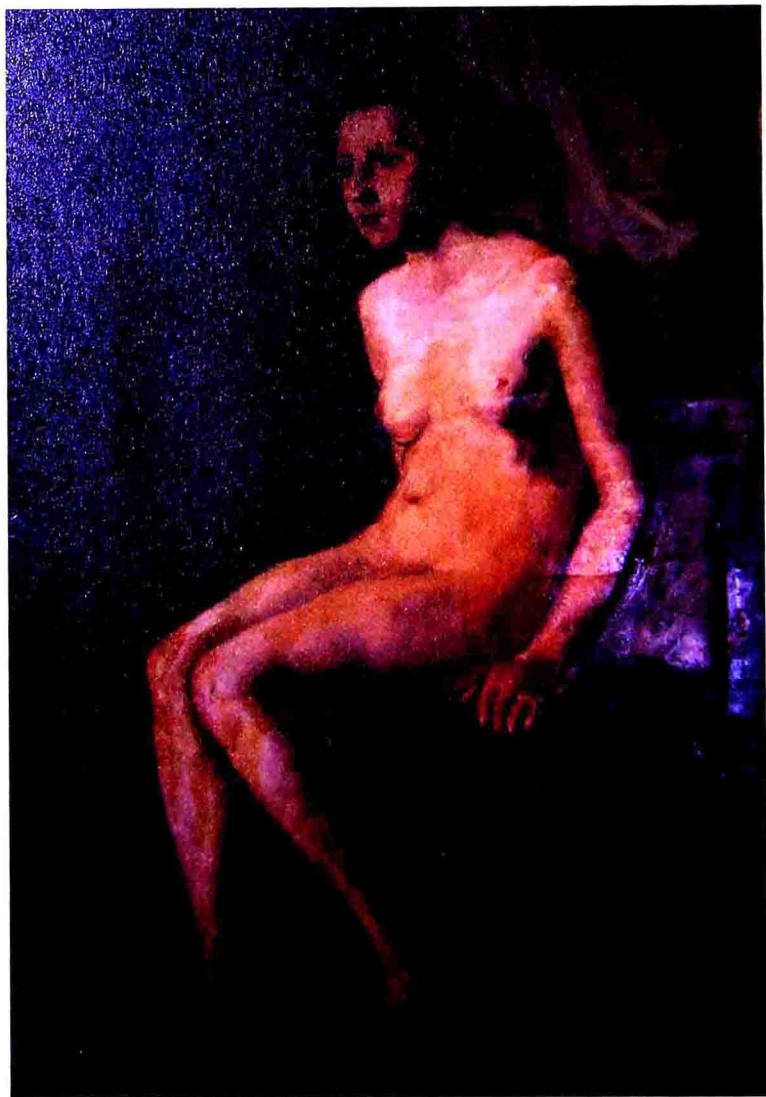
徐悲鸿临摹伦勃朗《参孙和大莉拉》



徐悲鸿为我的祖母和姑姑所作画像



让-保罗·劳伦斯 (Jean Paul Laurens) 《阿拉伯人物》



吴作人《坐女人体》



徐悲鸿《孙慧筠肖像》

您在这断裂漂泊的世界寻找令祖父孙佩苍的踪迹，即是历史的延续。

—— 齐邦媛

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死者的生活。

—— 雷蒙·阿隆（法国历史哲学家）

死亡的历史会复活，过去的历史会变成现在，这都是由于生命的发展要求它们的缘故。

—— 克罗齐（意）《历史学的理论和实践》

金缕曲·纪念孙佩苍先生

百年蓉城后，便归来，终无着，
精英万事，不堪回首
雨珊先生路悠悠
悲鸿同道挚友。
可记得艺海美酒？
魑魅世凉最见多，
终难料覆雨翻云手。
法兰西，久回眸
东北大学西联大，数学涯得天芳踪，民国参政。
案头爱画数百帧，落花几家谁知？
只落得青天无端亲朋好友言难尽。
吾请孙公乌龙一壶。
置此礼，君怀袖。

蔡恒（双羽）癸巳蛇年三月

目 录

代序：只有一位孙佩苍 陈丹青 / 1

自序 / 13

一、立志寻找 / 33

二、东北大学 / 51

三、中法大学 / 62

四、大海捞针 / 69

五、两个画展 / 81

六、台湾之旅 / 99

七、明尼苏达文件 / 142

八、留学和从政 / 157

九、国民参政会 / 176

十、离奇猝死 / 187

十一、遗失的珍藏 / 203

十二、褫夺后的封杀 / 221

后记 / 232

历史在耐心等待忠实的读者 / 246

附录 1 / 257

附录 2 / 262

附录 3 / 268

附录 4 / 274

附录 5 / 280

附录 6 / 287

代序：只有一位孙佩苍

陈丹青

美院两年学业期间，有一项经历至关重要：1978年秋，某日，全班同学被领进陈列馆仓库，观看三十余件19世纪欧洲油画的原典，除了欧美常见的沙龙作品，其中竟有一件早期的库尔贝——“文革”十年，所有国外来华展览中止。运动甫歇，罗马尼亚画展、加拿大画展、法国乡村画展，相继来华，是为“文革”一代画家首次得见欧洲油画真迹，而能在美院居然亲见中国收藏的欧洲绘画，委实大出意料：此前，我们从未听说国内哪家美术馆或学院藏有欧洲油画真迹。

真迹从哪儿来呢？不记得哪位老师告诉我们：并非老院长徐悲鸿留法期间所购，而是一位军阀时代出使法国的官员在巴黎自费买下，携来中国。此后的故事不难推想：1949年之后，洋画不得展示，到了1969年秋，即进入“文革”动乱的第三年，形势更其无情，那位官员的遗属被迫将私藏移交中央美院，封

尘九年，延至 1978 年底政治管制解除，方始见光，我们正是头一批得以亲见的幸运者

那年代，我们对油画的购藏、民国的历史，统统无知。十年荒废，众人只顾凑近画幅仔细探看色调、笔触、肌理，谁也不曾介意画的来路。以惯有的政治概念，既是“军阀时代”的财物，理该归属国家，存在中央美院，更是天经地义。我记得那天没人追问这些画的来历，更未起念询问藏家的名姓。

真迹可贵，这是谁都知道的；中国全境没有西画真迹，这也是谁都知道的，亦且不以为怪。中央美院享誉国中，这份收藏却是罕有人知，岂不可怪？然而我们确凿看见了，不但看见，每幅画依次靠墙放着，容我们亲手拿起，捧着，好生端详。我不禁想：做一个中央美院的学生，到底不同啊。

那天，众生还有幸目睹五十年代第一批留苏学生临摹的欧洲与俄罗斯经典。

然而奇怪：此后各届教学，就我所知，不再循例安排学生入库观看真迹，知晓美院有此收藏的学生，也很少，便是知情者，大致淡然说起——名校的师生，大抵是不肯错过可资炫耀的一切的——正式讲课、私下闲聊，鲜少有人谈及这批包括库尔贝早期作品的珍藏。尤可怪者，当年“文革”甫过，条件寒碜，日后，美院与国家眼看一年年发达富裕，百业更新，既有这等宝藏，早该专辟一馆，长期陈列，给历届学子匡正眼界，提升

教养，便是仅仅为了显示“中央”的优越，也拟定期挂出来，以便观瞻，毕竟，全国还有哪家美术院校亮得出这么一份西画的原典？！

三十六年过去了，没有这回事。其间，中央美院被迫两易其址，怨声不断，而也不听人说起那批收藏的下落。当我八十年代初远去纽约，目击域外美术馆无边无际的典藏，常会念及母校那可怜的、从未展示的独一份。偶或问起院内来人，十九漠然，年深月久，我也淡忘了。

但我从未忘记那位“军阀时代的官员”：旧社会，战乱中，居然有过这么一位爱绘画而好兴致的中国人，亲自收购洋画！上百年来，哪位国共大员做过这风雅而积德的事？出洋艺术家，自是不一样的，早年留欧画家带回不少宝贝：刘海粟、颜文樑，买了欧洲雕刻的翻制石膏像和精美画册，供在上海美专和苏州艺专，“文革”间砸了、毁了、流散了。徐悲鸿买过不少中国古典真迹，但未闻藏购欧洲油画。民国年间私人收藏欧洲绘画的个案，另有一例，是经美院老校友万青力先生撰文披露：上世纪二十年代，蔡元培先生游学德国期间，值立体派盛行，他曾购藏十余件立体派版画，当然，如多数民国遗事中的遗物，早已不知所终，无从追觅：那是我十多年前读到的文章，就中详细，记忆不确了。

总之，近百年，中国境内，我所闻知而亲见的欧洲油画真

迹收藏，便是在美院陈列馆仓库内的那几十件。

三年前，2010年冬，杨飞云主掌的中国油画院美术馆举办大展“面对原典”，搜拢民国留欧一代、共和国留苏一代，及我辈出洋面对欧陆经典的临摹品，凡百十余件，允为近百年来是类作品的首次展示。其中最可珍贵者，当然是徐悲鸿、吴作人、颜文樑的手笔，虽说是临摹，因临者的资望，距今也近九十年了，望之形同古籍，直可视为“原典”吧。吴先生的几份临摹早先见过，而徐悲鸿临摹伦勃朗的名篇《参孙与大莉拉》，却是初识，全篇画艺工整，气息端凝，保存状况亦极良好。我问飞云如何得到这宝贝，他便介绍站在画侧的孙元先生，说，此画就是孙先生家里慷慨出借的。

我上前握手，才几句话，竟恍然得知：原来孙先生的祖父孙佩苍，正是那位“军阀时代的官员”，而当年在美院库藏亲见的三十余件真迹，全部是孙家的私产。

是夜倾谈，我粗粗得知了这批藏品的由来，又两年，孙先生苦心写成此书，我一字字阅读，总算得知了这份收藏背后的故事——这故事，实在是民国的传奇，是画界的美谈，是一份迄未明了的家族疑案，更是中国近代史屡见不鲜的糊涂账。为什么呢？请诸位读孙先生的书。而这迹近湮灭的故事，我的感慨，却是好不难说，今受孙先生之托，试着说说看——

说是历史的糊涂账，单看孙先生书名便知。序言头一句：